

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序二十二首



吳梅村先生文集

下

金

吳梅村先生

文集

本府藏板
翻刻必究

序

域中之言高者必推尊乎嶽言深者必
遡源於河能兼是兩者而有之惟師道
則然耳今世凡號爲弟子執一經遊於
先生之門偶得其心之所服卽謂高與
深已在是矣然虛歸以名而實或不至

盧序一

及覩夫所謂巍巍之高與洋洋之深乃
倘乎自失始信古今惟一嶽斯真高惟
一河斯真深固非寸壤之所能衡尺澤
之所能量也自山海之喻創自子輿千
古而下信爲篤論知夫師道之尊能兼
是高與深而有之者亦唯道誼耳文章



耳凡天生大賢以爲世用所鍾者必積數百年山川秀美方得尤異之品挺出其間在朝則有巖然以端者著爲典型在野則有侃乎其正者表爲矜式措一履如金玉之重吐一辭如雲日之華無論爲進爲退其道誼必爲有用之道誼

盧序二

文章必爲有用之文章斯高深之名所由允當而無媿也 大司成梅村吳夫子以弱冠受特達知選南宮第一居石渠天祿間者復十餘年凡典冊制誥之文多所裁定黜浮崇雅一時推爲鴻文大章雖宿居盛名者亦交遜以爲弗及

主楚闈稱最得士絃雖謏劣亦忝收入
藥籠者也

聖朝龍興

天子雅尚文學求山澤遺逸虛左席以待
之居成均者歷年聚海內英譽辨論異
同環橋門而觀聽者數千計雨化所被

盧序三

號曰彬彬

天子不時臨雍垂問每有獻納輒當

上旨改容而禮不覺席之前也亡何以省

養歸里雖四方問字者接踵至然閉門
好修吟咏自若其道誼日隆文章日富
殆高者益莫測其高深者益莫測其深

矣顧子潛名宿之裔亦婁東人夙遊司
成公之門密邇私淑居恒每得嘉言懿
行必筆而書之珍藏於笥積有年得詩
若干首得文若干篇既成帙謀梓而行
之公諸海內以紘旣受知於公且適宦
茲土表章之責抑無容辭乃推與分任

廬序四

且見屬以題辭昔尼山之門人雖英敏
秀達所受不過一經乃顧子固能兼而
緝之反覆校定經歷歲年燦然明備可
謂勤矣至刪定筆削雖游夏尚不能贊
一辭序述之功紘奚敢任惟是古今斯
文之運興始西北漸迤東南自江左風

流微肇其端迄乎紫陽則道誼文章實
備厥美近三吳數百年間若瑯邪若虞
山鼓吹其間後先不絕司成公集以有
成文信在茲匪阿所好夫

天

子旣以爲人師於是海內師之傳之後
世亦莫不師之絃與顧子亦惟共仰以
爲嶽之高共沐以爲河之深而已又何
能復贊一辭哉時

盧序五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仲夏分管漕務督

理蘇松常鎮糧儲兼巡視漕河江南

布政使司左參政加六級楚蘄受知

及門盧絃頓首謹誨



梅村先生文集目錄卷下

後學 周瓚 編

卷第二十一 序一十二首

觀始詩集序

宛平王氏家譜序

白東谷集序

陳百史文集序

程翼蒼詩集序

宋玉叔文集序

戴滄洲詩集序

毛卓人詩序

程崑崙文集序

宋牧仲詩序

楊仲延詩序

董蒼水詩序

梅村集文目一

卷第二十二 序一十首

何季穆文集序

黃陶庵文集序

田髯淵詩序

宋尚木詩序

太倉十子詩序

嚴修人文集序

鄒黎眉詩序

翁季霖詩序

沈伊在詩序

蘇小眉山水音序

卷第二十三 序一十二首

巡撫韓公奏議序

江海膚功詩序

張森岳賑濟冊序

海防魯公贈言序

魏貞庵文集序

古文彙鈔序

重編武安王集序

吳別駕北征詩序

孫孝若稿序

德藻稿序

八大家文粹序

來鶴詩序

卷第二十四 序六首

送胡彥遠南歸序

送林衡者還閩序

贈琴者王生序

贈照如師序

李貞女傳序

永愁篇序

卷第二十五 壽序八首

梅村集文目二

文先生六十壽序

陳確庵尊人壽序

彭燕又五十壽序

張救庵五十壽序

座師李太虛壽序

黃觀只五十壽序

白封君六十壽序

蕭孟昉五十壽序

卷第二十六 壽序六首

王烟客七十壽序

申少觀六十壽序

冒辟疆五十壽序

丁石萊七十壽序

錢臣辰五十壽序

張耐庵學博壽序

卷第二十七 壽序七首

吳母徐太夫人壽序 顧母陳孺人壽序

顧母施太恭人壽序 秦母于太夫人壽序

王母徐太夫人壽序 吳孺人五十壽序

孫母郭孺人壽序

卷第二十八 記六首

聖恩寺藏經閣碑記 瑞光禪寺碑陰記

太倉州城隍廟碑記

雙鳳法輪寺重建大殿記

舊學庵記 歸村躬畊記

梅村集文目 三

卷第二十九 記五首

講德書院記 顧公開明祠堂記

峴山九賢祠碑記 并頌 修孫山人墓記

雲起樓記

卷第三十 神道碑銘三首

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毅李公神道

碑銘

太傅兵部尚書呂忠節公神道碑銘

贈大中大夫盧公神道碑銘

卷第三十一 神道碑銘三首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兵部右侍郎玉調張公神道碑銘

贈中憲大夫勿儀許公神道碑銘

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四首

僉憲梁公西韓先生墓誌銘

左諭德濟寧楊公墓誌銘

鴻臚寺序班封武庫主事荆公墓誌銘

按察司使江公墓誌銘

梅村集文目 四

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六首

廣東兵備副使王公晚仲墓誌銘

贈清吏司員外郎仲常費公墓誌銘

贈內翰林國史院簡討鄧公墓誌銘

太僕寺少卿席寧侯墓誌銘

封中書舍人石公乾錄墓誌銘

席允來墓誌銘

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六首

監察御史王君慕吉墓誌銘

謝天童孝廉墓誌銘

兵科給事中天愚謝公墓誌銘

朱昭芑墓誌銘

鄭孝子青山墓誌銘

邵僧彌墓誌銘

卷第三十五 墓誌銘五首

張母潘孺人暨金孺人墓誌銘

佟母劉孺人墓誌銘 封夫人張氏墓誌銘

劉母耿淑人墓誌銘 秦母侯孺人墓誌銘

卷第三十六 墓誌銘五首

梅村集文目 五

盧母羅淑人墓誌銘 陳母夏安人墓誌銘

白母陳孺人墓誌銘 王母周安人墓誌銘

亡女權厝誌

卷第三十七 墓表四首塔銘三首

卓海幢墓表 保御鄭三山墓表

先伯祖玉田公墓表 吳母孟恭人墓表

巨冷禪師教公塔銘 照如禪師生塔頌

靈隱具德禪師塔銘

卷第三十八 傳七首祭文一首

謝封君傳

志衍傳

柳敬亭傳

張南垣傳

登封三節婦傳

施太夫人傳

湯節母傳

祭李幼基文

卷第三十九 書四首銘一首贊一首

答撫臺開劉河書

致雲間諸子書

致孚社諸子書

與宋尚水論詩書

典福寺鐵爐銘

柳敬亭贊

卷第四十 雜文七首

六

復社紀事

書宋九青逸事

書王文肅公闡牘後

題龔司李畫冊

葉公傳

題織簾居唱和詩冊

書白醉樓讌集詩序後

祭李幼基文

祭李幼基文

登徒三節婦傳

蘇太夫人傳

柳敬亭傳

蘇南垣傳

橫桂岳傳

志衍傳

梅村集卷第二十一

太倉吳偉業駿公著

後學

周

肇子倣

王

吳惟夏

訂

姪

曉省初校

序一

觀始詩集序

觀始集者郟城魏石生先生合海內之詩選之以名其編者也郟城之自爲詩深究本源窮極體要迺以選者弗規於正也京師輔軒之所集遂窮搜

梅村集二十一序

博訪朱黃點勘積有歲月始定爲若干卷而授偉業序之曰子知詩所以始乎依古以來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於詩之正變辨之在昔成周之世上自郊廟宴饗下至委巷謳歌采風肄雅無不隸於樂官王澤旣竭矇史失職列國之大夫稱詩聘問乃僅有存者季札適魯觀六代之樂君子曰此周之衰也魯雅周公之後得賜備樂顧太師所習夫孰非土風迺季子不之京師而適與國此豈復有升歌象舞之盛哉降及漢魏樂府之首大風

重沛宮也古詩之美西園尊鄴下也初唐帝京之
篇應制龍池諸什實以開一代之盛明初高楊劉
宋諸君子皆集金陵聯鑣接轡唱和之作爛焉夫
詩之爲道其始未嘗不淳濼含蓄養一代之元音
其後垂條散葉振藻敷華方底於極盛而浸淫以
至於衰也自兵興以來後生小儒穿鑿附會剽竊
摹擬皆儻然有當世之心甚且亂黑白而誤觀聽
識者雖欲慨然釐正未得其道也會

國家膺圖受籙文章彪炳思與三代同風一時名

梅村集二十一序

賢潤色鴻業歌詠至化繁維詩道是賴於是表閭
闔開明堂起長樂修未央

聖人出治裔裔皇皇升中告虔引宮命商羽旄濟
濟和鸞鏘鏘吾觀乎制度之始將取詩以陳之蒼
麟出白鷹至龍之媒充上駟我車旣閑我兵弗試
維彼蠻方厥角受事來享來王同書文字我觀乎
聲教之始將取詩以紀之倉庚旣鳴時雨旣零大
田多稼恤此下民蘭臺群彥著作之庭歌風縉瑟
終和且平我覩乎政治之始將取詩以美之若夫

宛平王氏家譜序

吾觀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而其屬小宗伯則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小史則奠繫世辨昭穆蓋古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而所以訓之敦睦使之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侵凌悖亂之患者則皆大宗伯之事也自宗伯之職不修而天下之人始有疎棄本支而視其至親無異秦越者於是乎常棣之風微而角弓之刺作宗法之不講其害可勝道哉惟敬哉王公以碩德鉅望爲時名卿且父子相繼爲大宗伯當世尤豔稱之推其孝友施於有政旣以佐

天子惇叙五典誠和萬民其於古宗伯之職已無

不舉矣又念始祖來自任丘以羈旅至京師再世滋大及公父子益貴盛不出長安國門而躋崇班

登副相此固 興朝知遇之恩而非祖宗以來累

世種德無以致此使譜牒不修世系失序數典而

忘其祖非所以闡揚先德昭示子孫者也是故作

爲家譜有名紀焉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
爲小宗者可考而知也有內傳焉自祖德以及壺
儀凡嘉言懿行在人耳目者可述而志也有外傳
焉蓋做古內宗外宗之制以廣親親之誼詩所謂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者也吾聞王氏有姬姓有媯
姓有子姓姬姓曰太原琅邪京兆河間媯姓曰北
海陳留子姓曰天水東平新蔡山陽中山章武河
東汲郡其它共有四十餘望而唐室宰相表王氏
十三人定著爲琅邪太原京兆三族繇宋迄明公

梅村集二十一序

五

孤宰執不可勝數今宛平王氏方伯公由進士起
家敷歷中外著有政績垂條布葉施及後人先生
之爲斯譜自曾祖以前世遠無徵者寧闕而不書
蓋昔人所謂膏粱盛門爵位蟬聯文才相繼者吾
自有之春秋之義在乎傳信此其作書大指也夫
京師者先王所以優禮元臣錫之湯沐而世家鉅
室聚族而居焉者也成周之甘原鞏汜分卿士之
采邑而長安鄠杜櫟陽公侯列邸相望其簋食有
堂其薦饗有廟其教子孫有家塾然則王氏之遭

風雲處輦轂子子孫孫弗替引之者豈獨爲其一
家已乎觀於其譜而孝悌慈愛之心油然而生推
之天下使人皆知愛親敬長彛倫攸叙而萬物靡
不得其所雖古大宗伯之職所以佐王和邦國者
盡在此矣公之爲意豈不深且遠歟先生辱與予
游四十年當其早歲擅名爲海內人士所推服迺
蘊隆之久而後遇天之所以佑王氏而光大其堂
構誠有非偶然者予晚與司空公同事禁苑先生
嘗過邸中相勞苦其交在紀群之間王氏孝友惇

梅村集二十一

序六

睦之教予深知之故先生家譜成不遠三千里屬
序於予而先生之壻陳君來貳吾州與余故有世
誼其門第在王氏外傳中禮有之大臣三命以孝
行著於州里鄉黨者兄弟親戚僚友執友以及交
游備稱其慈弟仁信余雖不敏竊自附於交游之
末而先生之孝弟在乎此書不可以莫之徵也爰
述其意以爲之序

白東谷詩序

余少時得交天下士以爲三晉者河岳之奧區也
大行王屋之交風氣完密必有鉅儒偉人魁壘沉
塞者出乎其間吾庶幾一見之然不能往也在南
中從張藐姑先生游先生家晉之陽城年六十餘
矣德高而齒宿憂時傷亂有家國飄薄之歎顧奉
其經書講誦不輟予得待函丈聞緒論心誠服之
世故流離名賢抑沒竊慨典型不可復作旣而遇
白公東谷於京師知爲先生之同里攻實學修篤
行不役役於富貴不隕穫於流俗冲乎其自下確
乎其自持有先正之風焉當

梅村集二十一

序七

世祖皇帝優禮詞臣東觀橫經長楊較獵凡有編
摩諮訪飛輶趣召往往在巖更之後風雪之中公
應詔立成辨言如響同官中咸以大人長德博聞
強記推之及乎出貳銓衡上叅槐棘撤侍從而典
邦禁

聖主以造邦之初成憲方立文墨法律之吏不足
以著絜令惟公經術深厚傳古義定讞法故倚以

天下之平焉退而築室於析城底柱之間俯仰河山流連今古取其高深跂蔚盡發之於詩文上以垂竹素潤金石次亦散華落藻沾丐遠近今所謂東谷集者是也伏而觀之豈不盛哉白族大且顯其最以學行著者公之尊人履德先生兄弟明經典邑校講授生徒多所成就學者以比德河汾公有從兄曰季文多聞述作高尚不仕昔咎犯之語重耳曰吾不如衰之文也夫三士皆足上人而沾沾於成季之有文何耶春秋聘問之辭晉之卿士

梅村集二十一序

八

爲多被廬之蒐說禮樂而敦詩書卽軍旅亦所不廢千載而後風醇俗厚被服爾雅河東世有高門昭其文德爲天下先今以觀白氏履德之有公士會之於范文子也公之有季文叔向之於銅鞮伯華也其原本家學遇會處際乃一出而用之於世容偶然乎金華陳公文吏也舊爲公邑宰用治行高擢任吾州刻公之集於吳下以公言徵余弁其首余瀏覽之餘旣樂晉之有人又追想藐姑之風流於徂往之後也稱人之善必數其父兄與其鄉

先哲是用推本書之以爲東谷詩序

梅村集二十一序

大哲景用

陳百史文集序

溧陽陳先生以詩古文詞名海內者二十餘年余也草野放廢未嘗一及先生之門先生顧寓書余曰吾集成子爲我序之夫先生之文衣被四海迺於三千里外欲得窮老疎賤者之一言此其通懷好善誠不可及而余則逡巡未敢也今年春始進謁於京師會先生刻其集初就余得受而卒讀凡詩文若干卷不揣爲之序曰夫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作命敷告教世化俗者之所爲非僅以言辭

梅村集二十一序

爲工者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以爲之重當夫禮樂未行紀綱未定得其文以諷諭天下無不翕然從風及其功成而道浹薦之郊廟布之聲歌可謂盛矣迺其學不專一能書不名一家奇袤蹇駁之弊無自而起蓋繇垂教之人卽其謀國之人故因事立言取其明體適用浮詞勦說不得而入也三代而下人材薄學術廢草昧之功類不始於儒者迨乎昇平累葉文事迺興用以粉飾鋪張而無所緩急不得已借瓌異詭僻之辭以自見其

有卓然越於流俗者漢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
之屬皆在高惠以後韓柳則當唐之旣衰有宋慶
曆嘉祐之間歐曾並起此數君子者各成一代之
文聲施後禩余所惜者以彼其才使之生於開創
之初親見其行事所著當不止此夫立乎定哀之
際以望隱桓孔子難之况其下焉者乎明初宋文
憲公以大儒而膺佐命上自詔勅訓令下至於碑
銘序記之文援据六經鎔鑄百氏幾與三代比隆
今 國家鼎新景運

梅村集三十一

序

皇上親儒重學而先生膺密勿心膂之寄高文大
冊咸出其手詩有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其先生
之謂哉文憲雖典司文章不與機務又得黃潛柳
貫之之徒倡明婺學適會其成功先生勤勞經國
大業能出其餘力爲文章且自文憲公後三百年
來紹脩絕學者不過數家剽竊摹擬抽青婉白者
榛蕪塞路先生慨然起而釐正之此其視文憲爲
尤難也已余旣序先生之文因以正告天下俾知
大雅復作斯文不墜士君子務爲原本之學扶運

會而正人心無矜纂組蒼叢之長弊弊焉從事於
所無用此先生之志也 粵於吾吳爲士子師其所

公諱和乎溫厚歸於爾雅而侏祭懇誥之音不作
余讀而重焉昔金華宋文憲爲文以送河南張帥
柳之由編脩出爲南陽教授也文憲始幸其遺繼
重其職而終勉以不負天子作人立教之意雖其
時設官之制容有異制而士君子隨地循分以自
處於出入進退之間者於遊不常如是耶成欲以
行館閣之體蓋重其有司也之才負俗之累不者

桂村集卷之二序

三

皇上親臨講席而先生固心符之奇高文大
冊咸出其采詩有之俾彼漢漢爲章于天良究
之謂哉文憲雖與同文章不與機務又得黃潛
貫之之徒借明發學適會其成功先生勤勞經國
天業能出其餘力爲文章且自文憲後三百年
來給脩絕學者不逾數家劉翥摹擬拙古婉白者
亦來路先生慨然起而釐正之此其視文憲爲
祖無用此矣壯志也之文因以正告天下俾知
會而正人心無矜纂組蒼叢之長弊弊焉從事於

程翼蒼詩序

新安程翼蒼館丈以道尊於吾吳爲士子師其所爲詩和平溫厚歸於爾雅而佻倅怨誹之音不作余讀而重焉昔金華宋文憲爲文以送河南張翀翀之由編脩出爲南陽教授也文憲始幸其遭繼重其職而終勉以不負天子作人立教之意雖其時設官之制容有不同而士君子隨地循分以自處於出入進退之間者其道不當如是耶成弘以降館閣之體益重其有高世之才負俗之累不容

梅村集二十一序

十三

於侍從者輒隱居自放作爲歌詩以發其憂愁愴迫懣憤無聊之思余初入館中好訪求前輩故實有言正德中黃岡王稚欽綏德馬仲房爲同年同館選後先同謫補外稚欽以通倪竟廢仲房終躋尊顯此二君者皆詩人也稚欽穎悟絕倫所爲詩縱恣詼譎脫去繩束以慢侮當世仲房詩整練有法步伍秩然雖才不及稚欽而用意過之今其集具在讀其書論其世以攷其人之得失不亦可乎此吾所以有重於翼蒼也士君子患其行之不高

學之不贍而不患名位之不達入而爲相如枚臯
出而爲賈生董相一而已矣何必長楊載筆太液
從游而後可以傲當時稱作者哉程之先篁墩先
生從數歲召入史館賜上第亞春卿詩文考證古
今精深典洽先朝所推宿儒鉅公未能或之過也
今 國家以古法改定官制其從禁掖出者 召
還待以不次之位而翼蒼名譽日高異時吳中子
弟論講舍之橫經記籃輿之負杖山巔水涯高談
勝集且詫爲盛事而詩歌之傳述從可知已雖然
吾聞新都之勝黃海白嶽神仙之奧區其俯視蓬
池道山碌碌尋丈而況於吾吳之培塿者乎翼蒼
之芥視軒冕超然塵壒之表者誠有以也而吾又
烏足以知之

宋玉叔詩文集序

余嘗觀古今文人才士之興而知天之生材甚艱其成就之尤不易也夫世習榛蕪絕學隕墜卽有雋異非常之資猶難卓然自拔天於其先必生數人焉爲之導湮宣鬱光啟前嶽然後俊哲挺生從漸漬濡染之內蒼萃融液獨自名家而此一人者或生於高門世胄地望通顯性靈恐伏而未發天於是又使之中歷艱虞洵更培塿以激爲要眇之音乃始解駁其沉滯而致之亨途益昌厥辭軼邁

梅村集二十一

序十五

作者世徒服其材之度越而不知天之篤若入以底於成良不偶然矣若萊陽宋子玉叔殆其人也當萬曆之中葉海內文氣衰茶古道寢頓士爭緝拾甕語繆詡逢年之技而萊陽宋氏獨以學古攻文辭鳴鴻生駿儒後先輩望翕然金春而玉應也三齊科第大都一姓爲多因而陟巍資躋貴仕者珪重組襲何其盛哉而吾友故司空九青在其間尤稱絕出詩文踔厲廉悍雄視漢唐以來諸家遭時兵火篇章蕩爲烟燼弗果信今而傳後後九青

而起者又得吾友玉叔玉叔天才雋上接聞父兄
典訓胚胎前光甘嗜文學自九青之存駸駸乎欲
連鑣而競爽弱冠南踰大江薄遊吳會日尋英儒
酌酒倡和長歌短賦春容寂寥他文皆厖蔚炳朗
濯濯其英曄曄其光盛年值際興運綰綬登朝羽
儀京國不可謂不遭時也而仍見蹇踰用誣浮繫
於理凡浹月而獲蒯祓還官郎署踐敷計銓僅循
年出調外省遠跡窮邊絕傲人咸謂非所宜而玉
叔不然當夫履幽憂乘亭障羈纍憔悴浮沉遷次

梅村集二十一序

十六

之感一假詩文以發之其才情雋麗格合聲諧明
豔如華溫潤如璧而撫時觸事類多淒清激宕之
調又如秋隼盤空嶺猿啼夜境事既極亦復不盪
於和平庶幾乎備文質而兼雅怨者今被 簡命
來長臬於浙浙爲東南都會湖山秀美由來風月
之奧區而廉憲古觀察也官以采風爲職驂駢所
過剡耶溪之水淪鑑湖之叢探天姥石梁之巖巖
崩劣其足資吟哦紀述者又可勝道耶然則天之
善成玉叔與玉叔之所自得爲何如哉玉叔旣之

官郵示其所刻前後集俾余序之余勿執經張西
銘先生門卽知萊陽之文與東吳豫章壘篋應和
洎通籍入都交玉叔尊人吏部公於邸舍守官京
師從九青遊奉使同視楚闈登黃鶴樓俛眺荆江
鄂渚間拊楹慷慨九青題詠甚夥余愧未能成章
亦勉賡以紀名勝九青不鄙而進余謂可深造於
斯事嘗示余掖中數詩能諳誦其佳句每念時移
勢謝先友云徂并其遺文銷蝕糞土悲未嘗去於
心也乃今得扣玉叔之鼓袞而卒業焉竊幸典刑
之未淪希大雅之復作其不在斯人歟其不在斯
文歟何能無一言以弁諸簡首因爲推本其所自
來有得於天之成就者如此欲使世之習讀者知
統繫在斯相與珍重而虔奉之也是爲序

梅村集二十一序

十七

職筭其青蠶奉封同顯發闈登黃鶴樓俛眺荆江
岳嶽辭入稽交玉叔尊人吏部公於邸舍守官京
澗決圭門噴噴萊陽之文與東吳豫章壘篋應和
官郵示其所刻前後集俾余序之余勿執經張西

戴滄州定園詩集序

余嘗思自古詩人享盛名履高位者代不數見唐人如張曲江高達夫庶足以當之矣曲江晚年憂讒畏事達夫五十始顯佐戎幕歷兵間其登眺諸作類有堙鬱抑塞之感焉先朝如李長沙王介州皆以絕代之才位至卿相邁際平世雍容歌嘯領褻群流跌宕騷苑於乎又何盛也余於天下思一見其人不得乃今得之滄州戴公公工文章善書畫爲詩深渾奇峭超邁絕倫游登三事再世侍中父子俱列臺閣賜召見給筆札丹青墨寶照耀殿壁賦詩紀事

梅村集二十一序

十八

天子動容甚至親灑宸翰以賜之文人遭逢可謂隆矣公餘豐暇品藻人士慤勤賞接長緜短幅淋漓墨瀋殘膏剩馥沾丐海內風流文采掩映一時嗟乎十餘年來宿素凋謝文事衰歇賓朋之賞會景物之流連誠未有如今日之戴公者也公將刻其詩余得受而讀之廼見其身經喪亂俯仰悲涼蔓草銅駝潛然興感泊乎謫宦南陽中原灌莽

千里極目追念昔人戰鬪勝負故處貰酒悲歌撫
羊令之遺碑過張衡之故里徘徊憑弔泣數行下
然後知公雖席豐履盛而憂危侘傺之意未嘗不
壹發之於詩其所得者蓋已深矣余友合肥龔公
孝升與公相知爲最其才地名位亦相亞孝升之
詩忼慨多楚聲余輒讀輒泣且疑其何以至是今
又得公所作廼知文人才士所蘊畧同而非尋常
拘墟之見可得而闕測者也是爲序

梅村集三十一

序
十九

醉賦之具可醉而闕賦者此其意也

又賢公汎泮賦賦文人下士洵蘊畧同而非尋常
精神雖委瑩瑩余聊蕭陣故且錄其所以至是今
卷代與公醉賦爲最其下此序亦在醉賦亞等下之
壹發之於詩其所得者蓋已深矣余友合肥龔公
孝升與公相知爲最其才地名位亦相亞之意未嘗不
然對賦公雖席豐履盛而憂危侘傺之意未嘗不
羊令之遺碑過張衡之故里徘徊憑弔泣數行下
千里極目追念昔人戰鬪勝負故處貰酒悲歌撫

毛卓人詩序

昔者先王以詩教天下自祭祀聘饗鄉飲大射無不用詩爲登歌故以立之學宮肄習子弟漢遂置博士等官而唐因之設科取士雖先王溫柔敦厚之旨漸已散亡於其教亦可謂之盛矣繇宋以後始改爲制舉之文章本意在黜浮華尚經術後人迺沿習苟且躡取世資自守其固陋空疎盡詘諸儒百家之言於弗講一二有志之士厭苦束縛思有以馳騁變化之不免稍戾於法則已爲當世之

梅村集二十一序

所繩而不克自振蓋唐以詩取士詩有正變不同卽士之不遇者猶得爲放歌長吟用比物連類之辭發坎壈不平之氣身雖未達而名足以傳近代以文取士文有奇有平其言總無當於用彼不遇者已矣或有遇者以其才偶見排抵則姓名抑沒於兔園故紙之中雖有人求而好之何所持以斷其必然挂斯世而奪之議如吾友毘陵毛卓人是也卓人旣以文被擯乃益肆力於詩上泝漢魏下探三唐含咀菁華討求聲律不數年而學大就會

當事惜其才湔祓復用家貧乞祿得吾州之學官
頽屋敗椽絃歌不輟其與卓人同時被擯者受殊
遇爲顯貴人尋不幸以死而卓人獨棲遲一壘婆
娑東海之畔默默不自得手一編問序於余嗟乎
自舉世相率爲制舉義而詩道湮滅無聞十餘年
來學宮之子弟稍有習其事者無過修干謁希進
取不離時藝者近是縱語以輓近之作者迷昏不
解况於先王比興之義有得而聞之乎夫吾州素
以文獻重海內今再得名賢以爲之師誠使卓人

梅村集二十一序
三十一

盡出所學以詩道訓邦之子弟庶幾元音正始可
以復作乃吾觀從游之衆雖知師之賢而尊事之
有能以詩是正於先生者固已少矣然則卓人之
窮不徒以其文卽所爲詩亦聊以自娛若云脩其
職以行其道猶未也昔西漢毛公爲河間獻王博
士而詩義在齊魯韓三家爲獨傳 國家一朝更
科舉之法搜揚風雅廣厲學宮求宿儒大材通知
四始者主其事先生殆其人乎是又一毛公矣余
故爲之序不泛稱其詩而舉所以爲詩者援先王

以爲訓此卽卓人之教也夫

吾友新城王貽上爲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
進早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譽之聲沸
耳案牘成於手中已而放衙名客刻燭賦詩清言
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才也迺貽上
盛推程公崑崙不置程公鎮江通守也南徐幕府
初開軍國異容上諸御進程公一儒者左支右掣
日不暇給然其間爲文詞輿貽上卿簡唱
酬於烟江州之西晉爲正甫飛草搜漆鶴銘書

梅村集二下

序
三十二

盡出所學

庶幾元者正始可

以復作乃吾觀從游之樂雖知師之賢而尊事之
有能以詩是正於先生者固已少矣然則卓人之
窮不徒以其文卽所爲詩亦聊以自娛若云倚其
職以行其道猶未也昔西漢毛公爲河間獻王博
士而詩義在齊魯韓三家爲獨傳 國家一朝更
科舉之法搜揚風雅廣厲學宮求宿儒大材通知
四始者主其事先生始其人乎是又一毛公矣公
以爲曠世卓人之教也夫所以爲詩者後先乎

程崑崙文集序

吾友新城王貽上爲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晷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已而放衙名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才也迺貽上盛推程公崑崙不置程公鎮江通守也南徐幕府初開軍國異容主客狎進程公一儒者左支右掣日不暇給顧以其間爲詩古文詞與貽上郵筒唱酬於烟江相望之內嘗登焦山披草搜瘞鶴銘遺

梅村集二十一序

二十三

跡爲衝波撼擊缺蝕不完別購善本磨懸崖而刻之拉貽上同游相視叫絕憑高弔古各賦一章紀其事江干之人艷稱之余因以追溯舊游蓋識貽上在十年之前而崑崙別去已三十餘載貽上年盛志得一以爲趙張一以爲終賈其材具誠不可揣量崑崙制舉藝盛爲當時東南諸子所推歲月綿邈知交零落若余之僅存者其衰遲已不足數矣迺崑崙農力耆事克振奮於功名之塗吏治文章借精彊少年爭能而度智吾聞山右風完氣密

人材之挺生者堅良廉悍譬之北山之異材異野
之上駟嚴霜零不易其柯修坂騁不失其步若崔
公者真其人乎噫嘻抑何其壯也在昔江左六朝
京口廣陵爲桓庾王謝名家世胄迴翔之地揚州
從事北府參軍文采風流至於今未沫貽上之先
大司馬有勳德於雲中崑崙大王父大司空公清
修直諫在先朝皆著節老臣今兩家子弟砥礪名
行讀書從政綽有令聞覽斯編者能無慨然於世
德之顯翼而家學之弘長乎崑崙之於文含咀

梅村集二十一

序
二十四

華講求體要雅自命爲作者其從吾郡袁重其郵
書於余也自以身名晚晚投老一經不克酬其所
志視其中若有不舍然者余則以爲士君子處世
當隨分自效而已自古富貴而名多澌滅唯博聞
績學之士垂論著以示來禩雖殘膏賸馥與江山
同其永久而又復奚憾焉因叙其集以歸之并以
寓貽上何如也

宋牧仲詩序

往余在京師從太司農歸德侯公以盡交宋中諸賢諸賢方以雪園文社相推許公仲子朝宗遇余特厚無何寇事作朝宗以其家南下一再見於金陵於吳門出其文所爲二三同志作傳則皆不免於兵余爲之噓唏太息不忍竟讀已而酒酣抵掌劇談海內奇士輒又躍然起曰吾雪園近有年少軼才若之所未見者爲宋君牧仲牧仲相國太保公之子也相國嚮官御史時識余比余再入京師

梅村集二十一序
二十五

相國久致政歸中州人稱牧仲者不容口朝宗之言益信余心嚮慕之又十數年牧仲通守黃州文章政事有當官聲因吾弟聖符爲蘄水丞哀其詩累百首以書寓余而朝宗亦已亡矣嗟乎甚矣余之憊也回首三十餘年舊遊恍如夢寐才如牧仲生平所願見者遠在江山千里之外焉得而與之游乎牧仲顧猶不棄而索其一言余乃爲之序曰春秋魯僖公九年弦子奔黃十二年黃人不共楚職二國尋折而入於楚其地卽今黃州之境楚之

所以強者以其兼并江黃故能東向以爭盟長自漢以降斬黃實爲江淮門戶明季盜起其民罔有子遺迄於今流移未復瘡痍未起君子問其俗攷其風未有不爲之興懷隱惻者也商頌殷武之章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次章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夫殷道未衰楚人先貳高宗奮六師行撻伐深入其險阻始克有濟余以爲此必非荆楚盡叛之也楚昭王十六年庸人率羣蠻麋人率百濮以謀楚楚人出師

梅村集二上

序
二十六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七遇皆北而後王卒會於臨呂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遂以滅庸然則殷高宗所撻伐者乃羣蠻百濮之屬以其嶽寄林莽非搜討不能成功詩人所謂深入其阻也夫古之庸濮今之郟房 國家光啓南服而西山餘黨連戰乃尅牧仲官於楚將作鐃歌以紀武功庶幾來享來王之盛比諸商頌之詠湯孫罔有加焉雖然楚人以餽餉之艱故紀其振廩同食以見爲役之不易今自黃達郟二千里方事之殷民之轉運而死者

不知紀極呻吟痛惜之聲至今未改也牧仲之於
詩也其有恤人之心哉余按夫黃人之所艷稱者
莫過於蘇子瞻氏當是時宋有天下已踰百年其
去用兵之日如孫曹戰爭者蓋已久矣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子瞻所流連興感者乃不在乎江山景
物此風人之旨其所寄托者遠也牧仲宰相子生
長兵間目擊乎梁宋亂離斬黃糜爛生民之脫鋒
鏑者曾幾何人豈知一旦官於其土江樓嘯咏爲
今日之勝耶夫勞止之歌瑣尾之歎詩人所不容
已者余故舉其流風遺俗以告牧仲庶幾休養生
息聲施乎江漢非徒以其登臨才藻媿美昔賢而
已若夫臨臯之館快哉之亭風帆沙鳥烟巒雲樹
此牧仲覽之有餘而黃亦余所舊游也雖老尚當
隨牧仲之後從而賦之

和州守楊仲延詩序

南和楊仲延爲新泰令以余之過其地而問曰吾趙人也而仕於魯魯趙之故足以脩文章飭吏治者可得聞乎余曰春秋號之會晉趙文子魯叔孫穆叔同饗穆叔賦鷓鴣巢又賦采芡趙孟賦常棣穆叔與曹鄭之大夫皆拜此余所知二國之舊聞也趙孟有文德以宣示諸侯光輔晉君以爲盟主而魯實事晉聘問會同非辭令不爲功故比物諭志於稱詩乎見之今天下一家自百里之宰無不受

梅村集二十一

序二十八

命於朝非若春秋大夫各住其土惟疆鄰是遵是奉如穆叔所云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用之也爲吏者苟不能廣教化美風俗漸漬斯民以禮樂詩書使之詠歌先王之道而亟亟焉期會簿書悉索敝賦以從事是穆叔之所羞稱趙孟之所不許也而吾爲子願之乎且而邑固泰山之旁縣而汶水所自出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啓書曰浮于汶達于濟其山川高廣風氣完密出雲雨潤天下爲神臯輿區而聖賢所繇繼起叢爾邑封域土田

周公庸之民人子弟孔子教之吾徒誦法周孔可
不想像其遺風哉仲延頷其言曰唯唯越四年仲
延擢守江南之和州以其詩寓余凡徂徠新浦瀝
山孔林諸什具在余旣幸仲延知所以爲治而其
詩又醇雅可誦也再從而正告之曰夫和江表之
鉅州也昔者文王之化先被江漢而吳楚不采於
國風江左之稱詩者至晉宋齊梁始盛而入猶謂
南音暉緩不振豈秣陵姑孰土氣痺薄使然歟唯
滁和壽泗之間漭泆千里北走中原人民濶達而

梅村集

卷二十一
序
二十九

碩厚當南北戰爭之日克壽陽悲彭城之作入於
濤商雜部音節諧壯有泰山東武之風焉斯所謂
不剛不柔得天地之中者非乎周宣王江漢之詩
命召虎以南征而終之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今
國家駐重兵於沿江諸戍而尤重州縣之選欲以
輯和羣黎式遏亂略夫江淮其人輕心不能及鄒
魯禮義之國苟得其政亦足以致治誠有如楊君
者絃歌而理之颯颯乎美哉俾浸潤乎文王之教
而服習於周公孔子是治魯者即可移之以治吳

文德不外是也而猶僅稱其詩乎哉余故序仲
延之集始終告之以爲治而歸其說於中和以無
失乎教化斯民之意嗚呼此卽吾說詩之大指也

德藝而進退之蓋朝廷憂科目不足盡天下士做

兩漢賢良孝弟諸選搜揚殊尤絕異之材以資世

用詔書旣下士之應命至者且覲覲不次迺自宰

執以下凡風紀議論之司率緣科目以爲階枝際

黨附相與扶持之不可意受材之吏部不過聊寒士

意受材意受材之吏部不過聊寒士

何者何者之吏部不過聊寒士

清商雜部清商雜部之風焉斯所謂

不剛不柔得天地之中者非乎周宣王江漢之詩

命召虎以南征而終之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今

國家駐重兵於沿江諸戍而尤重州縣之選欲以

輯和羣黎式遏亂略大江淮其人輕心不能及

夫乎嫌外謀反之意剽剽也嗚呼蒲藉之大哉也

取之渠彼絲告之以爲守而讒其藉外中味以飛

而文獻不似異世而離對蘇其藉平茲余感

而文獻不似異世而離對蘇其藉平茲余感

而文獻不似異世而離對蘇其藉平茲余感

董蒼水詩藁序

余初與雲間董遂初先生游時先朝方行保舉法諸生用薦者集闕下先生以吏侍郎攝部事攷其德藝而進退之蓋朝廷憂科目不足盡天下士倣兩漢賢良孝弟諸選搜揚殊尤絕異之材以資世用詔書旣下士之應命至者且覲覲不次迺自宰執以下凡風紀議論之司率緣科目以爲階枝聯黨附相與堅持之不可其付之吏部不過聊塞上意授州縣之職爲常調而已先生雖欲力請之不

梅村集二十一序

三十一

能也與余嘆息者久之後二十餘年識先生之孫孝廉蒼水偕其兄進士君闔石俱以才名顯其鄉旣由科目進矣坐公事摧挫抑塞而不用蓋當時號爲重科目二百年來雖有董相賈傅相如子雲者復出非由此塗也弗進末造艱難號咷求賢卒爲公卿大臣之所格蓋科目之根據於朝廷其不可動搖如此今天下科目之塗漸狹而其選又漸輕世家舊族門戶不墜從式微不振之中奮身乎有司之舉如二董君者求什一於千百耳顧淪落

如故幾與巖居穴處者同其窮困則亦已矣甚至鄉里小兒胥徒伍伯直乘氣以排之嗟乎余游於董氏祖孫間俯仰三十載其世事遷變人材用舍之故可勝道哉蒼水之所學尤長於詩雲間固才藪而詩特工在先朝由經術取士士之致身者廢風雅於弗講獨雲間壇坫聲名擅海內至今日零落盡矣蒼水又起而繼之其才與地旣足自振而又使之優閒不仕蘊其骯髒牢落之氣一發之於詩故講求益密而寄托益深其篇什將爲當世所

梅村集二十一

序
三十二

推不獨雄雲間也董爲江南望姓余猶及見大宗伯文敏公館閣老成文章書畫妙天下然其儕偶異同猶訾訾翰墨風流非救時幹濟者所惡故不究於大用繇今視之當時所謂大用者於文章翰墨固目爲不惡而棄之矣吾不知其救時幹濟於世會之得失竟何如也又胡以服山林蓬蔚之士而謂士之不由科目者必無其人乎今以蒼水之年少瓌異天固壅闕之不遽至於通顯俾富貴利達漠然於胸中益且鏃礪於其所得然則是編也

直其與會之寓焉者耳夫豈足盡蒼水哉余且見
蒼水學殖之富行治之修科名建暨大展乃祖之
所志然則向之所謂重者毋乃爲輕而今之所謂
輕者毋乃爲重歟是在蒼水有以自勗焉負奇氣
以文章志節自豪嘗欲其備走東師欲有所建自
會逆璫用事應山楊忠烈公特疏擊之季穆引義
慷慨贊成其末
病嘔血

梅村集卷第二十一

終

梅村集二十一

序

三十三

伯文

終

究於大用繇今視之當時所謂大用者於文章
墨固目爲不愚而棄之矣吾不知其救時幹濟於
漕濟世代爲重煥最亦蒼水亦以自勗焉
欲志然則向之所謂重者毋乃爲輕而今之所謂
蒼水學殖之富行治之修科名建暨大展乃祖之
直其與會之寓焉者耳夫豈足盡蒼水哉余且見

梅村集卷第二十二

序二

何季穆文集序

虞山何季穆天下博聞辨智之士也讀書負奇氣以文章志節自豪嘗挾其冊走京師欲有所建白會逆璫用事應山楊忠烈公特疏擊之季穆引義慷慨贊成其決已而楊公遇害季穆憂時感世發病嘔血曰吾之生則不知其死也死二十年其子璧以能詩聞迺收父平生所爲詩古文詞而編輯

梅村集二十二

一序

之得十餘卷余讀之太息曰嗟乎古之爲士者非公車特徵則宰府交辟次亦屈志州郡耳其有淹頓牢落沒世而無聞者蓋亦少矣當東漢之季闕寺之禍可謂最烈然而岑晊張儉之徒不過以東部督郵南陽功曹收案中官子弟考竟殺之而太學諸生提斧鑕伏闕下請斬十嘗侍以謝百姓雖繇此得罪夷滅其所發舒已足垂名竹帛今以季穆之才豈出黨錮諸賢下哉本朝不行辟召諸生勿通章表故雖以有爲之略敢言之氣而屈折勿

效僅以托之於文詞此可爲痛惜者也予嘗惟國家當神宗皇帝時天下平治而士大夫風習不能比隆往古者良繇朝廷以科目限天下士士亦敝敝焉束縛於所爲應世之時文以吾耳目所聞見如吳中邵茂齊徐汝廉鄭閑孟三君子皆號爲通人儒者而白首一經穿穴書傳於朝政得失賢奸進退之故則不聞有所論述故其不遇以死也姓氏將泯滅而勿傳當是之時有不好經生章句而談國是人才邊情水利鑿然欲見諸施行者獨

梅村集二十三

序

有一何季穆耳然且才力無所展議論無所用卽其後人所欲鋪揚而稱述之者今止其書在書之傳不傳亦未可知也蓋季穆歿後十餘年天子慨然有意於巖穴之士而士亦危言深論激揚名聲故有匹夫上書詆訶禁近處士抗論裁覈公卿浸尋乎東漢矣其有所匡救十不得二三而朝貴側目大考鈎黨終至國禍隨之若使季穆不死忠言異謀必大有益於時而其文章論著足以軌往昔而示來世斷不止於此也而竟不幸蚤死詩有

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季穆之謂夫

黃陶庵先生死忠之五年其門人陸翼龍收其遺
文得所論著百餘篇編予爲之序嗚呼陶庵之文
止於此而已乎當其城陷引決投筆絕命扼腕而
死其王訪求搜購於流離煨燼之中遺編斷爛什
不存在此可爲流涕嘆息者世間竟深沈好書於
學無所不闢居無所不讀一書不交當世選固以下
諸史朱黃公賈公賈公賈公賈公賈公賈公賈公賈
十五卷
梅村集二十二序
三
有一知
其後人所
傳不傳亦
慨然有意
暴故有匹
凌辱乎東
側目大考
言異議必
本曰人之

黃陶庵文集序

黃陶庵先生死忠之五年其門人陸翼王收其遺文得所論著百餘篇屬予爲之序嗚呼陶庵之文止於此而已乎當其城陷引決投筆絕命扼吭而死翼王訪求搜購於流離煨燼之中遺編斷爛什不一存此可爲流涕嘆息者也陶庵深沉好書於學無所不闕居常獨坐一室不交當世遷固以下諸史朱黃鉤貫略皆上口其於攷據得失訓詁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庵頓五指而數之首

梅村集二十二序

尾通涉銖兩歷然雖起古人面與之讐問莫能難也其爲人清剛簡貴言規行矩蚤有得於濂雍之傳嘗謂人曰吾比來爲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已少矣此其一生讀書之大略也當先皇帝初年海內方鄉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章六經修明先王之道爲務迺曲學詭行則又起而乘之依光揚聲互相題拂剽取一切堅僻之辭以欺當時而誤流俗論者不察乃比其始事者同類

而訾之噫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生之教化
既熄法度既亡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牝謬雜
揉蟠炭於天下雖有高世之君子欲整齊而分別
之其道無繇惟夫忠孝大節皆出於醇正博洽之
儒其似是而非者不一見焉然後天下後世瞭然
知異學之當誅而大雅之可尚以觀我陶庵非其
人耶陶庵爲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
道雲俱晝夜講性命之學晚而後遇不肯就官城
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日併命今其書雖不全使讀
之者愾然想見其爲人益足以徵於今而信於後
無疑矣翼王以五年之力撥輶散亡其功於斯道
不細固不專爲陶庵已也吾故表而出之俾後之
人知所習焉

梅村集三十一

五序

宋魏徵欲天下無事高世之孫子將盡齊而後
猶然也魏徵守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牝謬雜
而書之觀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生之教化

田髡淵詩序

余初識孝廉田子髡淵於京師時南士之從計者甚衆田子才辨器識有以絕出於流輩讀書穿穴傾身爲之盡窮達盛衰誓不得而移也試南宮既不第有勸之歸者田子曰居鄉里抑鬱無所得姑留邨中一交天下長者於是宛平王公柏鄉魏公合肥龔公真定梁公以大臣折節好士名天下田子與之游用詩文學藝相切劘一時三四公之門無出田子右者

梅村集二十二序
六

天子拔才俊給筆札於中書由布衣諸生爲超授人皆曰田子宜在選中禮部依典故策名者再用詔書舉行者一主者思收知名士以重格令從闈牘揣摩捫索以庶幾得田子爲喜不能識田子爲愧然自余歸里十年屈指耳目所見其才與地出田子下遠甚又無此三四公者爲之知乃先後躡清塗掇上第者踵相接田子獨寥落不得一官此孰爲之而孰止之耶家在柳東扁舟觸風濤而過

我中夜置酒高談無幾微不豫之色發其囊出詩
文數百篇才氣全涌詞色敷腴若蒸雲霞而憂金
石余因以知田子於世故物變皆以磨鍊其所長
而識詣益至雖淹蹇不合而疏通豁達之氣未嘗
少挫一以發之於文章自如也嗟乎交道之難久
矣當余初識田子固已在賓客旣衰之後比歸卧
海濱雖親知故舊棄我如遺跡而田子獨有過於
曩時余不知何以得之於田子然觀其雅志期待
不肯自同疇人所以取重於三四大君子者端在

梅村集三十一

序七

於此余欲樂以望之悠悠之徒不亦過乎田子之
別也謀僦屋就余尋朝夕過從之樂追溯平生所
與游者魏公躋政地握化權王公以公孤居府爰
子顯重龔公梁公名位在股肱心膂之間天下士
經其題拂者望塵弗及天或者留田子而使之窮
以慰余於荒江寂寞之畔未可知也然余觀田子
之才之識非久屈抑者則余又安得而與之居歟
聊記其語言往還足徵知交之厚而已田子名茂
趨滌淵其字松江之華亭人

宋尚木抱真堂詩序

吾友雲間宋子尚木刻其抱真堂詩成君方官嶺表郵書數千里問序於余余讀而歎曰君子之於詩也知其人論其世固已叅之性情攷其爲學而後論詩之道乃全夫尚木之稱詩四十年矣初與大宗伯宛平王公同起繼爲同里大樽諸子所推重宛平之言曰尚木以膏粱少年匹馬入京師從有司之舉時椽人竊國柄君貰酒悲歌燕市中骯髒扼塞一發之於詩大樽之言曰尚木蚤歲好爲

梅村集三二序

八

芳華綺麗之辭一變而感慨激楚再變而和平深婉歸之於忠愛又曰尚木爲學最蚤取裁亦最正自吾論詩諸子多悔其少作壬申以前惟尚木之詩爲可存噫嘻合兩君子之言可以論尚木之人與其世矣自文社起同志者負其才氣雄視海內君之格律日進不肯以毫末讓古人顧天性夷澹雅不欲標榜自喜同郡陳徵君仲醇緣持論不合受後進所擊排君用大體獨擁護老成議者廼止宋氏旣右姓兄弟多讀書知名一門之內魚魚雅

雅望而知爲溫柔敦厚之風此則君所以爲性情也君累不得志於計偕凡六上始收不幸遂遭末造憂生傷亂踰十年始出旣已簪筆侍從又不獲已從事於戎馬鉦鼓之間主者差其勞勩奏授一郡崎嶇嶺海燠然其遺民刻廉自苦七年不得調當君之未出也嘗欲倣高氏品彙定先朝一代之作爲正聲爲大家續亡友之志以折衷正始初不以兵火少自假易及乎守劇郡處蠻徼故人之流離其土者收恤殷勤死喪匍匐鷄鳴風雨未嘗旦

梅村集二十三序

九

夕有忘於懷此則君之所以爲學也嗟乎大樽諸子已矣卽宋氏之以詩鳴者隱莫如子建達莫如直方乃相繼凋謝君獨以其身爲才人爲宿素爲廉吏爲勞臣合觀前後篇什自非歲月之深閱歷之久不足以詣此百世而下論次雲間之詩者或開其先或挂於後兼之者其在君乎往者余有書與君論詩期進於古之作者心壯志得不自知其難也比歲以來窮愁憂患足以磨折其志氣自念平生操觚不至於觚滯今每申一紙怛焉心悸若

將爲時世之所指摘往往輟翰弗爲君之去我也
遠其郵書及之者將謂可與言詩也詎知其遇之
窮而才之退哉雖然自君居嶺表余嘗往還雲間
追數舊游俛仰俱爲陳迹然則江鄉百里之間固
當以君爲詩老其知而序之者亦無過於余而余
又安能已於一言不附名於末簡也因君之請歷
舉其讀書取友居身服官雖不足以盡君之詩乃
君所以爲詩者於是乎出序以歸之且爲世之讀
君詩者告焉

梅村集三十二序

蘇轍詩集

也嗟乎夫梅

其世以爲梅者然其平也其以爲多其爲多也
舉其讀書取友居身服官雖不足以盡君之詩
又安能已於一言不附名於末簡也因君之請
當以君爲詩老其知而序之者亦無過於余而余
追數舊游俛仰俱爲陳迹然則江鄉百里之間固
當以君爲詩老其知而序之者亦無過於余而余
又安能已於一言不附名於末簡也因君之請
舉其讀書取友居身服官雖不足以盡君之詩乃
君所以爲詩者於是乎出序以歸之且爲世之讀
君詩者告焉

太倉十子詩序

吾州固崑山分也當至正之季顧仲瑛築玉山草堂招諸名士以倡和而熊夢祥盧昭泰約文質袁華十數君子所居在雅村鶴市之間攷之定爲吾州人蓋其時法令稀簡民人寬樂城南爲海漕市舶之所帆檣燈火歌舞之音不絕蝦鬚三尺海人七寸至以形諸篇什居人慕江南四大姓之風治館舍庀酒食楊廉夫張伯雨之徒自遠而至嗚呼抑何其盛也淮張之難城毀於兵休生養百五

梅村集二十三序

十載張滄洲始以詩才重館閣與李茶陵相亞而早死則弗以其名傳桑民懌徐昌國家本穿山與鳳里名成之後徙而去之則弗以其地傳故至於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大兩王旣沒雅道漸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然則詩道之興豈不甚難矣哉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士君子居其地讀其書未有不原本前賢以爲損益者也輓近詩家好推一二人以爲職志靡天下以從

之而不深惟源流之得失有識慨然思拯其弊乃
訾訾排擊盡以加往昔之作者而豎儒小生一言
偶合得躡而躋於其上則又何以稱焉卽以瑯琊
王公之集觀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瓊詞雄響旣芟
抹之殆盡而晚歲憤然自放之言顧表而出之以
爲有合於道詘申顛倒取快異聞斯可以謂之篤
論乎今此十人者自子倣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
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爲兩王子孫迺
此詩晚而後出雅不欲標榜先達附麗同人沾沾

梅村集二十三序

焉以趨一世之風習書曰詩言志使十子者不矜
同不尚異各言其志之所存詩有不進焉者乎吾
不知世之稱詩者其有當於余言否也亦聊與十
子交勉之而已矣十子爲周肇子倣王揆端士許
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抃懌
民王曜升次谷顧涓伊人王攄虹友序之者梅村
吳偉業也

嚴修人宜雅堂集序

余友吳興嚴子修人繇進士需次里居肆力於古文辭得詩賦序傳若干首名曰宜雅堂集屬偉業序之吳興之族嚴氏爲大自余與旣方父子定交二十五年今就思以科名重館閣修人則出自永樂中名御史之後祖充涵公恤刑豫中所全活千人二子皆成進士子孫蟬聯不絕修人之從兄孝廉蔚宗隱居著述兄弟間講肄服習以相勉修人深沉好書自六經以下嚙齏搜討尤潛心於八家

梅村集二二序

十三

之作得其疾徐抗墜罔不中節不數年而所學大就今之學八家者振而矜之挾其繩墨以訾警一世修人獨裊躬簡靜凝然自遠忘其名地之高年力之富而歆焉若有所不足雖以余之衰老猶諄懇索其一言余廼不辭而爲之序曰吾嘗觀乎道術醇駁人才盛衰之故慨然於古制之不作然古之制有復行於今者亦有不行於今而其意適與之相合士君子生於斯時亦遵其制以法其意而已請得而論之昔者孔子旣沒異端繁興西漢二

三醇儒始號爲黜百家尊經術而唐之貞元宋之嘉祐作者又起而力扶其衰敝浸尋乎元季明初諸儒講求條貫於六藝之微言先民之要指亦旣彰切著明矣迺三百年來不免汨沒於帖括之時文夫帖括者摘裂經傳破碎道術朱考亭氏早鯁然憂之雖其中非無卓然名家而趨軼絕群之才撥去其筌蹄不害於所爲古學然敝一世以趨之而人才之磨耗固已多矣

國家興制改令大復乎漢唐之舊而有司之奉行

梅村集二十三

序十四

不精體裁之沿襲未化顧亦足以破往時彎曲支離之見而學者之聰明材辨無所復用將一出之於古文於是數年之間操觚立言者相望競起豈非化民成材已然之明驗耶所謂古之制復行於今者此也聞之學於古訓乃可服官鄭公孫僑之言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入學蓋先王所以敎育人材其漸次如此後代以科目取士於治術大半無所考究迺驟而予之一官其才者簿領案牘工俗吏之所爲次者干利祿以自進有貴至公卿

情不知古今者幾何而不速官謗也今者銓選之格雜而多端從進士起家者率久之不得註授以彼耳目之高廣心志之寬閒而又加以歲月非特用著述自娛已也盱衡乎政事得失民生利病以發爲文章蓋不離乎數卷之書而臨民出政道在是矣然後知壅滯阻抑之中寓長養成就之法所謂古之制不行於今其意適與之合者此也夫以修人之才與學固非困乎其時養之既久而後有所自見然需次里居者亦已十年余反復於其

論著如恨豪猾吏之盤互膠結賢有司輒反爲所中而威令格於不行又以農人困苦而商民富貴推漢武之重本抑末均輸鹽鐵摧豪強贍國用而田賦不加於民此二者皆救時篤論修人從十年之中講求其是非叅驗其治否然則舉而措之達於從政豈不裕哉余家居鬱鬱無所得是行也將以求友而獲交於修人吳興山水之氣靈秀磅礴非修人不能有以當也余老矣濩落無所成名庶幾遺經絕學賴斯人以不墮故既論次修人之文

於衰於古人尤舉其爲學之方明體達用可裨於
當世者告焉天下定有知之者而非余之言足以
重修人也是爲序 黎眉先後從予游蓋予之交於

鄉氏者三世矣予度大廷奏名第一天題遇其遇

而奮之年予以暇日過惠由則黎眉所學大進天

才雋逸深肆力於詩古文詞間出其餘技筆墨清

染無不造詣至其詩文超邁論辨英偉有絕出

於流輩者予嘗歎其子久矣及見其子成進士

又於京師

梅村集三十三序
十六

論著如

中而威令格於不行又

推漢武之重本抑末增

田賦不加於民此二者皆救時駕論修人從十年

之中講求其是非參驗其治否然則舉而措之遠

於從政豈不裕哉余家居鬱鬱無所得是行也

重迹入山異溢氣修人吳興山水之氣靈秀磅礴

許世漆書畫天可欲休賦之

幾遜氣古人天象其論學之寸也豈義風

鄒黎眉詩序

予與梁谿鄒子介同舉省闈者將四十年子介之次子于度及其孫黎眉先後從予游蓋予之交於鄒氏者三世矣于度大廷奏名第一天廼豐其遇而嗇之年予以暇日過惠山則黎眉所學大進天才雋逸深肆力於詩古文詞間出其餘技筆墨渲染無不造諸至極其志氣超邁論辨英偉有絕出於流輩者予初歎子介之不及見其子成進士繼又於京師哭于度私心傷之今廼知舊門長德源

梅村集三二序

十七

遠流長其於湖山清淑之氣停毓而盤礴子介于度所不能盡者將悉以發之黎眉無疑也有黃子夏生者爲黎眉友才相亞而窮困過之黃子一日造予而言曰鄒子將辦裝入太學行有日矣先生不可以無辭予曰昔宋呂文穆公繇對策首選受知太宗晚進其姪夷簡遂相繼柄用今以于度爲世祖所拔擢誠使積年資躋通顯黎眉於其時用近臣子弟身至京師進平生所爲文其遭逢必有大過人者今廼從白衣諸生蹇驢襪被以折旋於

博士之前士之遇合大小遲速豈非以其數耶雖然太學者教化之原人材所自出也嘗試推鄒氏之先不有騁辨而談天雕龍者乎上書而連類比物者乎當周衰學廢漢興文景之世未遑有所興起士生其間不能遜志鼓篋以從事於詩書之業各逞私欲希尊寵於當世故有迂怪不經游譚無實盛自稱許於碣石稷下梁苑吹臺之間如三四子者雖各有所長而風習固已衰矣 國家遵行先王之制舉天下之士一志同方畢歸之於學我東南之人爭自濯磨者甚衆祇以伏處江介援引勸誘之不力廢格衰沮不能自達於通都其上者巉穴著書次者客授管記漸流爲唐季之餘習識者憂之求其具車馬登橋門奮然欲自進於

梅村集二十三序

十八

天子之科目如黎眉者百未一二數也嗟乎人材消長之故可勝道哉夫鄒子之所善莫過於黃子然黃子一再試於有司輒有摧幢息機之意京師賢公卿大夫見黎眉之才亦慨然於南士之不鳴不躍者乎亟思所以收之其必有道矣是爲序

翁季霖詩序

余讀歐陽公集古錄序其言物嘗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彊自謂好之已篤力雖未足猶勉致之以余觀公之所好如盤盂金石篆籀分隸諸書亦重其文焉而已後有繼者如趙明誠倪元鎮之流其所訪求搜購爲有力之彊且十倍焉然皆取其器不徒以其文視公之所好相去稍有間矣天下士大夫迺亟稱之良以後生去古旣遠庶幾觀其物知其用俾觀者得所攷雖目之好古而文可也

梅村集二二序
十九

余嘗訪友莫釐峰旁過翁氏之廬見其堂廡深靚夾窓助明雷尊雌鼎犀籤纒帙以爲之陳雕茵髹几文竹異石以爲之飾問其家曰先人之所遺也沒十餘年矣琴策在前疊洗居右部分而不亂無纖翳焉噫是其聚之可謂有力之彊者矣然非其子孫好文不能守之完且美也其中子季霖出所爲詩一卷讀之琅琅然鏗金而曼玉夫生於湖山鉅麗之區能守先業讀父書以諷詠爲樂若季霖者所得不旣多乎吾聞翁氏之先以化遷起家其

後改爲任俠擊鐘連騎角狗馬之足與鷄鞠之會
以大耗其資而季霖之先人慕奇嗜癖獨以之稱
風流傳來裔歐公有言象犀金玉其能果不散乎
趙明誠倪元鎮卽其身遭逢喪亂蕩爲雲烟後世
猶美其標韻而況於翁氏若考作室維塗暨茨匪
徒永保而弗失又重以風雅之道爲之後先輝映
也夫詩以流連光景陶永性情與好古博物其道
爲相近季霖列玩左右望若神仙摩挲前人之手
澤而詠歌擊節得是編於高山流水之間吾知其
詩有進而未觀其此也乃取而著之於篇

梅村集三十二序

二十

爲辭而季霖似此其美其標韻而况於翁氏若考作室維塗暨茨匪
徒永保而弗失又重以風雅之道爲之後先輝映
也夫詩以流連光景陶永性情與好古博物其道
爲相近季霖列玩左右望若神仙摩挲前人之手
澤而詠歌擊節得是編於高山流水之間吾知其
詩有進而未觀其此也乃取而著之於篇

沈伊在詩序

異時吾友邵僧彌好爲人言吳中先賢軼事曰石田沈先生之隱相城也有郡守召之圖其樹塞門一郡驚詫此當呼庸工奈何以辱沈先生先生顧不肯祈免亟囊筆往圖畢辭歸而守不知也吳文定公匏菴於先生爲布衣交官宗伯居京師郡守緣輯瑞入公首迎問先生起居守愕眙不能應退訪之則向者囊筆生也歸而惶恐執贄謝先生已踰垣遁矣僧彌善書畫能詩性耿介耻干謁爲余

梅村集二十二序

二十一

叙述先賢往役不往見之義庶幾於其身親見之又自以與余善竊用石田自許而取文定望余乃不幸僧彌早世而余頽然放廢以老惟追憶亡友之言爲愀愴而已今年秋避客獅林寺中金昌沈生伊在持所作詩若畫來見生頽而秀精警有機辨一時傾其坐人畫學趙承旨布景設色超詣獨絕詩亦沉練有法度問之則固石田孫也自來儒雅詩與丹青爲兩家惟石田之畫擅名當代而一時鉅公推挹其詩以爲舒寫性情牢籠物態彷彿

少陵香山之間今伊在親其子孫閱數世踰百年
一旦起而修明祖業其詩若畫深造而日新者家
法具在又何俟乎它求哉雖然余以伊在之學先
生者不專在詩畫而在其爲人嘗試取往事比類
觀之今之有司視文人才士如鴻毛世無吳文定
卽使若文定者復出曾不足介其一言以爲輕重
而今之爲士者於郡縣必先謁謁而任奔走之役
有百倍於繪事者又何有於不知而後謝謝而拂
衣去之也然則伊在之學先生者亦貴乎自重已

梅村集二十二序

二十二

耳世運而往自石田逮乎僧彌之時不知其幾變
然其時風流文采猶爲當世所矜式迺撫今追昔
者已慨然前賢之不可作而況於今日乎余少與
僧彌用詩文書畫相砥礪顧念逝者已矣老而才
退於所學無所成名見伊在之年少而才取三十
年前所聞於故友者告之非圖勗勉同志良以自
感也是爲序

蘇小眉山水音序

同里江位初歸自京師取其友蘇君小眉所爲山水音一卷示余曰小眉南贛中丞公之長子也中丞忠勤廉惠有大功德於南土之人小眉以名公子世其祿位有弟曰次山旣得畿輔一州報最聞矣君負盛名有經世之志欲以科第自顯優游未仕用載籍自娛好結交天下雄駿抱膝吟咏被服如儒生年未三十同輩中已驚爲晚達君天性恬澹視人世裘馬玩好歌舞射獵之娛不以屑也與

梅村集二十二序
二十三

人言盱衡古今攻驗得失負意氣狗然諾遇有所合雖揮斥千金無所吝今其詩具在嘗試取而讀之有振衣千仞俯視塵壒之想故其詩歸然而高淵然而深有探幽抉冥刻鏤真宰之心故其詩銳者削成涓者澄澈有吞吐萬象壯偉不測之觀故其詩嶽寄巖業懸出而奔流舉章門貢水巫閭碣石之奇而盡攬之此小眉所有得於山水以名其編者也願先生一言序之余曰漢有天下至建元太初之間黜百家崇孔子而儒術乃興其作五言

以繼三百篇之風者，典屬國實爲之倡，則詩因蘇氏所自出也。自此以後，綽之有威環之有頌，明允之有軾轍，皆以父子再世，弗替訖乎近禩。有蘇平仲者，與宋景濂同史局，能文章，每一代之興，其家必出異才，以垂聲聞，而典著作，忿生之後，詎可謂無其人哉！自古公侯之子，孫涵濡教澤，敦詩習禮，爲天下先，而後遐馭蓬蔚之儒，始得奮其智能，以鳴躍乎當世。嗟乎！以江生之才，苟不游通都，遇知已，則抱其殘經，抑沒於泥塗之中者，固已多矣。然則以小眉之人，與其地，負有用之資，處方剛之年，讀書取友，覃心經術，以爲世家表率，國家典章文物，比隆往古，庶幾得博物弘雅之君子，立乎交戟之內，俾聞者有所興起焉。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余老矣，不獲偕蘇君游從，位初之請書以貽之，其當以余言爲何如也。

傅錦泉文集序

溫陵傅錦泉先生遭有明全盛於嘉靖二十九年
舉禮部第一廷對抗直指切權要分宜相覽而惡
之尋遣人招致出門下拒不可以此不得入史館
除儀制司主事轉光祿丞改吏部稽勳郎與其長
議不合拂衣歸築室巖山之側灌園著書年八十
有六而卒先生於易爲專家自辛卯登賢書庚戌
始第進士沉酣於六藝百家之言者二十年制科
之文盛爲海內所傳誦平生所作序記碑銘若干

梅村集二二二序
二十五

卷古風近體諸詩若干首先生歿後四載同郡鏡
山何公序而行之傅氏溫陵大族子孫相繼仕宦
以十數今松江通守石漪君其從孫也自先生通
籍之年數之甲子一再週矣家藏遺集往往散軼
弗全通守之尊人搜羅放失刻之閩中通守又刻
之吳下而屬偉業序簡端偉業讀而嘆曰先生之
學殆用晦者也自其初治制舉義根據經術不肯
纖靡以投時好累罷春官垂老始遇卽以樸直失
權貴人指等輩皆顯任而先生浮沉自如進不爲

利退不爲名終身寥落而未嘗有一言不平以自
詡復用雖其垂世不朽之文亦旣窮年砭砭深沉
有得矣同時以古文擅聲譽主壇墀者爲其鄉人
先生落落其間不欲有所標榜也吾聞之古君子
之善易者識進退得喪之道藏器歛德遜世不見
知而不悔若先生者其庶幾乎余論次前朝當

肅皇在御凡先後首南宮者十有五人僅袁文榮
王文肅兩公至宰相次有尚書華亭陸文定侍郎
海虞瞿文懿巡撫則毘陵唐應德平涼趙景仁太

梅村集二十二序

二十六

僕則樂安李懋欽此七公者最著應德以古文名
其家饒經世大略後追謚襄文無論度越趙李自
相國以下莫及也文定文懿用上第爲天子之近
臣景仁亦由庶常出補惟唐李初授部主事視傳
先生差相類先生與李終不得在禁林應德景仁
從諸曹郎召入爲宮寮忤永嘉意因請朝東宮偕
吉水羅達夫三人者同罷達夫終其身不出唐趙
後由知兵用而唐遂勤其事以身殞 肅皇好以
操切任柄臣永嘉貴溪分宜三相輒假喜怒以排

擯天下之賢士如達夫諸公是也獨應德晚年超授人謂其爲分宜所知嗟乎彼苟貪富貴何不少年循資拱默以取公卿迺末路艱難沒身王事論者猶謂紆意時宰從而訾警之過矣雖然襄文之學於地理扼塞兵機成敗無所不通雅自負經濟謂有用於世世遂得而羈縻之若傅先生者其才固不足以及襄文今就斯集讀之言皆歸於道德以躬行爲本視世事粥粥然不欲顯短長之効卽其齟齬分宜者非徵諸家乘後人之所稱述則亦

梅村集二十二

序
三七

無所表白此其用意深矣士君子當出處之間潛鱗戢翼圖之不蚤讀公集者未嘗不喟焉三歎也何鏡山之序公也曰公灌園巖野離支龍目來禽青李皆身植而手蒔之日與兄弟四五人追隨游賞世旣棄公公亦果於去世竟以終其天年嗚呼何公此言所以見太平全盛士君子隱居讀書談道之樂而未免悵然於公之不遇也由今觀之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傅石漪詩序

余蚤歲受知於溫陵周芮公先生先生以吏部郎
典選相國東崖黃公時在左坊兩公者同里同籍
有詩名余繇及門後進唱酬切劘於其間者四五
年而後別去比亂離分隔余爲詩以郵寄先生於
閩中先生偕相國和之海內追數其交游而相與
爲傳誦故溫陵之詩余平生之所習也南安傅公
石漪以副二千石蒞治雲間爲政之餘揚佗風雅
旣搜葺其先集俾余序之矣再手京所著詩若干

梅村集三十二序

二十八

首屬其友趙雙白魏惟度請余言弁簡端夫南安
溫陵屬縣也傅氏爲其邑望姓自其祖錦泉先生
舉禮部第一著書名家百餘年來子孫之發聞者
以十數石漪原本家學好與郡之先達者游其爲
詩也於體製風格旣講求漸漬之有素又能標舉
蘊籍剪刻深至以自探性情之所獨得當其自闢
而出也過吳會涉大江縱觀乎秦岱黃河之大京
闕宮觀之盛其紀行也有作其述志也有感而後
以職事來雲間雲間者湖山之奧區騷人雅士所

奉爲壇墀者也君至而日與薦紳大夫流連於觴
酒文詠治郡齋以延名俊出俸錢以資宴游四方
無不傾慕其風流而推挹其雅尚所稱綠綺堂集
者是已君廳事之西爲屋數楹每退食有暇彈琴
讀書於其中而顏之曰綠綺夫琴者取其導堙宣
鬱致化理於和平此循吏所以阜民庶而詩家所
以叶神人也君之撫絃動指至於文王箕子之操
得無有愜然太息如見其人者乎當溫陵全盛之
時兩相同日拜命東崖之晚年失志感時悲咤寄

梅村集二十二序

二十九

之於詩歌者爲多吾師吏部公近者道出吳門追
話四十年停驂問政之所師弟登高憑弔未嘗不
汎瀾流涕也雙白惟度過我草堂屈指雲間一二
君子異時仕宦閩浙江山吟眺賓從聲華今已不
可復問矣君之增奇踵勝亟亟於是編之成庶幾
流風餘韻綿延而不絕也噫嘻豈不重哉

聖恩剖石和尚語錄序

聖恩語錄剖石大和尚所著其嗣法弟子黃龍朗
粹而行焉者也當三峰舉揚臨濟宗旨剖公與黃
龍竝出其位下其後黃龍走之章門廬岳巔崖絕
巘之中而剖公補其師故處修祖庭以化導我吳
人者三十年此三十年間諸方信拂之流傳者不
知幾何人而跌坐說法之書亦旣溢名山而遍都
市矣聖恩剖公黑白無不瞻仰所謂精進光明幢
也而語錄至今日始出蓋和尚以真實了義扶植

梅村集二二
三十一

吾宗不欲尋文覓句與世之名聞利養者同其演
唱逮黃龍以故人還故山受記荊以去力請之方
許行世顧猶刪而存之僅得四卷是編也所謂最
後出而尊貴者歟偉業嘗從而問道者也遂不辭
爲之序曰昔馬祖首以棒喝接人至臨濟而豎三
玄三要宋洪覺範乃標舉以立綱宗是豈謂棒喝
之不足而以玄要爲門庭哉蓋自衣止不傳之後
法派不得不分法派分則付囑不得不廣從上諸
祖懼夫世之一知半解者藉口於單提直入顛頂

儻侗無以攷驗其淺深得失故設爲權實照用料
簡回互以策勵而勘辨之此所謂宗旨也以余所
見當三峰之時海內知傳法爲不易其從游者皆
人才英特語機迅利而猶盡力銷錘未肯輕相印
可今之豎拂拈錘者在在有之可謂盛矣吾不知
明眼人辨驗其所開法於玄要賓主竟何如也夫
風習所不能止者當折之以所服三峰之門推聖
恩南岳靈隱爲三大老非復淺學初機所可幾及
今以法印相承之者宿其操持修證爲最久而此
書之出也若是其慎重然則有朝叅承而暮撰述
者能無瞿然其自失乎或曰黃龍之在法昌也嘗
坐禪山窟中虎飲於巖泉不爲動大蛇上下其肩
背而臯觀自如此其力量有過人者和尚退然不
出戶牖俾稱弟子而折輩行彼蓋以道故屈也其
書具在吾又烏足以知之

梅村集二十二

序三十一

